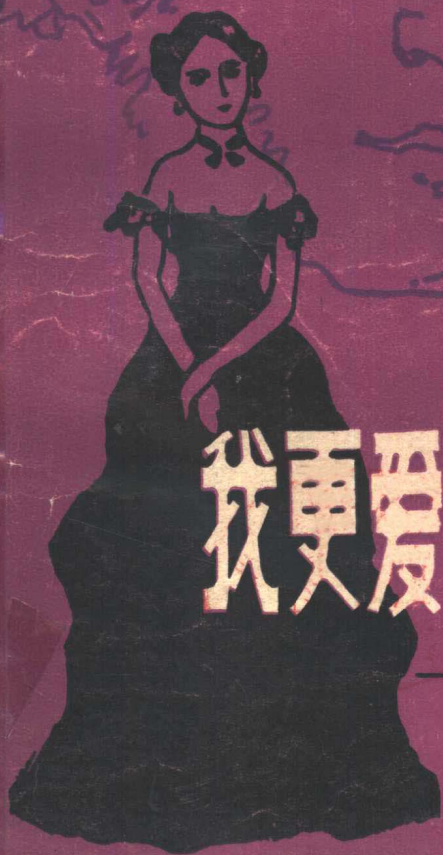


〔苏〕阿·库兹涅佐娃 著
杨 衍 松 译



我更爱你的心灵

—— 普希金夫人的故事

院图书馆

24

21/20
141

我更爱你的心灵

——普希金夫人的故事

〔苏〕阿·库兹涅佐娃 著

杨 衍 松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译自苏联《十月》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我更爱你的心灵》

——关于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的故事

我更爱你的心灵

——普希金夫人的故事

[苏]阿·库兹涅佐娃 著

杨 衍 松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6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0册

*

书号: 10088·841 定价: 0.59元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

BAF22/12
08

主要人物表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娜塔莎，塔莎）——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妻子，后改嫁兰斯科伊。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伟大诗人，死于沙皇阴谋布置的决斗。

玛丽娅（玛莎，玛申卡）——普希金的长女。

亚历山大（萨沙，萨申卡）——普希金的儿子。

格里戈里（格里沙）——普希金的儿子。

娜塔丽娅（塔莎，塔申卡）——普希金的幼女。

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伊——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后夫。

亚历山德拉（阿齐娅）——兰斯科伊的长女。

索菲娅（索尼娅）——兰斯科伊的次女。

叶莉扎维塔（丽扎）——兰斯科伊的幼女。

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冈察罗夫——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祖父。

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冈察罗夫——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父亲。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冈察罗娃——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母亲。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米佳，米京卡）——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大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哥哥。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哥哥。

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嫁给丹特士为妻。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亚历山德琳娜，阿齐娅，萨申

卡)——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扎格里亚斯卡娅——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姨妈。

谢尔盖·李沃维奇·普希金——普希金的父亲。

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普希金娜——普希金的母亲。

奥丽迦·谢尔盖耶芙娜·帕弗利谢娃——普希金的姐姐。

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弟弟。

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普希金的奶妈。

尼基塔·季莫菲耶维奇·科兹洛夫——普希金家的老仆人。

路易·格克伦男爵——荷兰驻俄公使，丹特士的义父。

乔治·丹特士——格克伦的义子，杀害普希金的凶手。

伊达莉娅·格里戈里耶芙娜·波列季卡——与丹特士关系密切的贵妇人。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达里——作家和语言学家，普希金的挚友。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科夫斯基——作家，诗人，普希金的挚友。

彼得·安德列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诗人和评论家，普希金的挚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金——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友人。

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住在三山村的邻居，普希金的远亲。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维耶利戈尔斯基——普希金的友人。

达里娅·费多罗芙娜·菲克利蒙——普希金夫妇的友人，奥地利驻俄公使的妻子。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弗里津戈甫——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友人。

古斯塔夫·弗里津戈甫——奥地利外交官，后娶亚历山大德拉·尼古拉耶芙娜为妻。

巴维尔·沃伊诺维奇·纳肖金——普希金的亲密友人。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约夫——普希金的友人。

“你是否常照镜子，是否相信你的
容颜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然而
与你的容颜相比，我更爱你的心灵。”

——摘自亚·谢·普希金从巴甫洛夫村给妻子的信。

一八六三年将阑。残叶从树枝头缓缓飘落到湿漉漉的地上。它们缠挂在光秃的枝头，宛如抓住一线延续生命的希望。可是无情的冷雨，撒下稀疏而大粒的雨点，立刻把它们打进泥地里，犹如送入墓地一样。

霜打的衰草，悲戚地弯下腰，在鞠躬告别。太阳失去笑脸，收敛了余辉，躲进忿怒的瓦灰色的浓云后面。风在呜咽，一阵阵无力地扑向彼得堡兰斯科伊家的窗户，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已处在生命垂危之中。

她躺在撩起帐子的病榻上，盖着天蓝色的绸缎被子，靠在高垫起、镶有花边的枕头上，两手无力地平放在身旁，她那白皙而消瘦的脸上，左眉挂着一一点令人生悲的损痕，略略斜视的难以揣度的目光如今直定定地注视着周围的人所无法了解的地方，——那脸庞依然象昔日一般妩媚动人。

她不相信自已即将谢世。虽然她和普希金所生的儿女，除了

身居国外的娜塔丽娅之外，全都来到身边，这也不曾使她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近几年来，她常常生病，她身感不适是从两腿痉挛开始的，如同当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临危之时，她也有过同样的病情。儿女们和丈夫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伊每遇到些微不痛快的事，她都要比过去感到难受许多倍。她和普希金所生的小女儿娜塔丽娅个人生活上的不幸和大女儿玛丽娅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嫁人，这在她看来是个悲剧。

她开始失眠了。更深夜静时分，她为了不惊醒丈夫，总是轻轻地下床，光着脚，穿着贴身衬衫，悄悄地从卧室来到餐室里，然后扑倒在沙发上，咬着头巾，强压着使她浑身颤抖的哀哀恸哭。随后，她就久久地伫立窗前，凝视着那些张着黑洞洞的窗口的彼得堡的正在沉睡的楼房，而晨光熹微之时，她走进那铺着地毯、挂满神像的小小祷告室里，跪下来，低声说道：“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惩罚我？”

她回顾自己的一生，从童蒙时代直到眼前。“不，我从来不曾有意伤害过人……上帝，也许你是惩罚我改嫁了人吧？可是我信守自己许下的誓言，苦度了七载。而普希金弥留之际，嘱咐我只要守丧两年……”

除了失眠而外，又加上忧郁症缠磨着她，它时时充溢心头，使她感到全身的剧痛。有时她直想大声叫喊，或者想法自尽，了一此一生，免遭忧郁和失眠之症的折磨。可是，她知道，这些念头是莫大的罪孽，她也明白，这会给儿女、丈夫、亲友们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所以，她要活着，极力瞒着自己的病情。

她越来越经常地觉得生活本身是荒谬和无情的，为亲人们注定要遭受的种种磨难而忧悒不安。在这种时刻，她总是怀着绝望

*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字和父名。

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孙儿孙女辈：想象着命运眼看就要把他们抛进这么一个偌大而无情的人世间。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曾到国外去治病，病魔一再使她病倒，可是她毕竟挣扎起来，活下来了。也许，眼下也还会是这样的吧。

几年前，彼得·彼得罗维奇按照医生的建议，决定让妻子到有矿泉的地方去治病，虽然他也知道，她是不会为了自己而远离一家人的。

晚上，按照暗中商量的办法，兰斯科伊的家庭医生逗留了一阵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坐在沙发上，神情疲乏，脸孔瘦削，对餐室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玛丽娅和亚历山德拉在屋角的一张圆桌旁下象棋，兰斯科伊同医生在闲谈，家庭医生是一个上了年纪、心地温厚和体态臃肿的人，仿佛他很费劲才把自己的身子塞进圈椅里。

“塔莎*，你听听波尔菲里·安德列耶维奇的想法吧，”彼得·彼得罗维奇说。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水晶玻璃的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卷，不急不忙地把她那苍白、消瘦的脸转向这两个男人。

“我想，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玛丽娅小姐最好是去戈德斯堡住一段时间，洗洗矿泉浴。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对您也会大有好处的。古罗马人早就知道利用这种矿泉水治病了。您看，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好妈妈！咱们去吧！”玛丽娅兴高采烈地嚷嚷道，一下子把棋盘上的棋子全弄乱了。

“那我呢？”亚历山德拉噘着嘴，任性地问道。

* 娜塔丽娅的爱称和昵称。

“那当然，你也去呗，”父亲赶紧答道，担心他的大女儿象平时那样又要起脾气来。

“谢谢您的主意，波尔菲里·安德列耶维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露出温和的笑脸，对大夫说道，心里在盘算这样一次旅行要多少花销，“我们考虑一下。”

不管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怎么表示不同意，彼得·彼得罗维奇坚持要她带着玛莎、娜塔丽娅和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从一八三四年起就一直在她的身边）一起到国外去治病。

显然，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备受神经衰弱和心力交瘁的折磨，虽然在国外也没有作出确切的诊断。她写信给丈夫说：“老实说，一旦你染上多少严重一点的病症，你就会对医学失去信赖。给我看病的是三个最好的医生，意见却全然不同。”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带着家人从波恩和柏林转到疗养胜地戈德斯堡，下榻在一家收费不贵的旅馆。她洗洗矿泉浴，尽量去欣赏欣赏不同于故乡波洛特尼扬·扎沃特和彼得堡郊外的自然风光，想法子去结交些新朋友以遣忧解闷。可是愁情离绪总缠着她，她写信给丈夫说：“在内心深处，愁思绵绵，我无法把它说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说是真正的乡愁。”

“祖国，”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后来回忆起这次国外之行时暗忖道，“不管她怎么样，对我来说终生都是神圣的。未必我能象我的两个姐姐那样生活在异国他乡么。”

她从戈德斯堡来信说：“……那些同我们坐在桌旁进餐的人们是索然无味的，我只好来纠正这个失算。我们居然处身在王公贵胄中间呢。两个王子……在波恩大学学习，老大是王储。陪伴他们的还有李普·杰特莫利茨基亲王。说到后者，请你相信，孩

子的姨妈用长柄眼镜仔细瞧他一番之后，可不敢要他来当个听差哩……这些傻瓜如果看到在彼得堡竟有他们一无所知的那种豪华生活，并且还有比他们要文明得多的社会，那一定会惊奇莫名。”

一八六二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健康状况更为恶化。失眠和郁悒的心情之外，又加上咳嗽不止。她往往倚着枕头，坐在床上通宵达旦，只在凌晨合合眼。这次没有经过特别的劝说，她在法国的尼斯城度过一个冬天，病情有所减轻。她的健康彻底恶化，那是在莫斯科之行以后的事。至亲好友都劝她不要去乘车奔波。可是她怎么能呆在彼得堡呢，因为那里正等着她去参加小孙子的洗礼仪式（儿子亚历山大为了纪念伟大的祖父也给她的小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应当去看看刚生下的婴儿，做母亲的打心眼里为儿子有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而高兴：他娶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兰斯卡娅为妻——她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后夫的侄女。当时这门亲事招来了多少麻烦呀！婚事久拖不准，因为未婚双方被认为是近亲。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只好请求皇上允许这门亲事。那时她还能办到这一点……

这门亲事果然幸福美满，而不象女儿娜塔丽娅那样，同丈夫离婚后，拖着三个小不点的孩子。有一年多时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都极力反对娜塔丽娅同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杜别利特的婚事，她不愿把女儿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宪兵的儿子，还因为男方比女儿大了十四岁，更主要的是，因为人们都说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性情乖戾，嗜赌成癖。可是女儿却一意孤行。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为女儿发愁已极感厌倦了，痛苦的思绪老缠着她不放，然而她想不出摆脱现状的办法。娜塔丽娅的两个小宝贝如今寄住在这儿，在兰斯科伊家里。杜别利特却不肯把

女儿安娜留给娜塔丽娅，而他的差事总也离不开经常的出国旅行，所以他把安娜带在身边，四处奔波。

有一次，在绝望的痛苦时刻，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嘱咐儿女们说，以后……保存在儿子亚历山大那儿的普希金写给她的信件要转交娜塔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她的女儿塔莎*回到祖国，嫁给了一个来到俄罗斯的尼古拉·维里格利姆·纳萨乌斯基亲王！而且在伦敦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她还受赐了托尔比伯爵夫人的封号。

不过，一个人是无法预知身后的事情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盖着天蓝色的被子，那未梳理的间有斑白的黑发，披散在镶着花边的枕头上。她时时处于半昏迷的状态。而在清醒的时刻，往事历历，恍如清晰的幻影掠过眼前。整个的一生飘然而过。特别有一桩往事，浮上心头，缠绕不去。

那天早晨，彼得堡的天气阴沉沉的，刮着风，飘着湿漉漉的雪，天空呈现一片瓦灰色的吓人的样子，低垂在发黑的楼房顶上，随之而来的竟是一个晴朗而凛冽的日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坐着雪橇去接回两个大孩子，他们正在普希金夫妇的挚友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家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那颗通常颇能预感的心，这一天也并没有感到灾祸将临。她也没有发现自己乘坐的雪橇曾拐到一旁，给迎面而来的雪橇让了路，那里面坐着的竟是普希金和丹札斯。她那颗敏感的心这时竟然毫无反应……

正等着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吃午饭呢，可是他却迟迟未

* 娜塔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普希金所生的小女儿，塔莎是娜塔丽娅的爱称和昵称。

归。饭桌早已摆好了。从儿童间里传来皮球轻轻着地和玩具落地的咚咚声响，间或夹杂着奶妈说话的声音。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脱掉便鞋，舒舒服服地坐在妹妹的女客厅的圈椅里，妹妹笑哈哈地说起昨天在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家的舞会上的事情：她同一位据说是外国名棋手的人鏖战一盘象棋，还赢了他呢。

……在一间小房里，他们在一张棋桌旁面对面坐了下来。那外国人为对手的美貌所倾倒，情不自禁地欣赏了片刻。然后他倏然清醒过来，用急速而自信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观战的客人，瞧瞧这个竟敢同他比比棋艺的俄罗斯绝色美人，俯就地说道：“怎么样，夫人，开始么？”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们开始对弈了。等他输了棋之后，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笑呵呵地对客人说：“我们俄罗斯女人就是不简单呢！”

……她那颗敏感的心依然默无反应。就在这个时候，普希金在黑溪受了致命重伤，正被决斗的证人搀着走向雪橇。

格克伦男爵*正为义子的性命提心吊胆，向决斗的地点急驰而来。普希金并不知道，把他拉回家去的竟是仇人的轿式马车。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走近窗前，一眼认出那停在他们家旁边的是格克伦的马车，就气忿忿地把仆人叫来，吩咐说：

“去告诉男爵，我不见他。”

她转身返回女客厅，准备去对姐姐说，格克伦那老家伙又不顾一切地闯到她们家来了。可是，两姐妹突然听见了急匆匆的脚

* 荷兰驻俄公使，是普希金的仇人，丹特士的义父。

步声。“这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的脚步声，”——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想着，今天她的心头一回由于忐忑不安的预感而突然抽紧了。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也在侧耳细听，脸色顿时煞白了。只有她知道普希金昨天给格克伦男爵送去一封侮辱的信件。

普希金写道：

“男爵！

请允许我对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予以了结。您的儿子的所作所为，我早已知道，这对于我不可能是无关痛痒的。我曾一度安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并在我认为必要时予以过问。我收到了几封匿名信，这在其他的任何时候都只会使我感到极为厌恶的事件，恰好帮助我摆脱了困境。我明白时候到了，因此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别的事情您已经知道了：我迫使您的儿子扮演了一个十分可怜的角色，以至我的妻子对于他如此怯懦和庸俗深感诧异，忍不住哈哈大笑，而那伟大而崇高的痴情大概曾在她的心里唤起过的感情，也就在十分坦然的蔑视和理所当然的厌恶之中烟消云散了。

我不得不承认，男爵，您本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十分体面的。您是一个国王陛下的代表，您身为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撮合牵线。显然，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相当笨拙的）都是您一手操纵的。他口说的那些庸俗话语和竟敢写下来的荒唐东西，大概都是您向他口授的吧。您就象一个厚颜无耻的老嫖那样，躲在各个角落里暗中守候我的妻子，向她转达您那个私养的儿子或者说是所谓义子的爱情。他本是染上了梅毒，本应当待在家里，您却说成是他由于爱她而要死了；您喋

喋不休地对她说：还我儿子吧。

您很清楚，男爵，今后我决不容许我的家庭跟您的家庭有任何来往。只有答应这个条件，我才同意不把这桩卑污的案子提交公断，不去当着我和您的家人之面羞辱您，我本来是有机会并打算这么做的。我不愿我的妻子今后再听到您那充当慈父的规劝。我决不许您的儿子在搞了这样卑鄙的行径之后还胆敢同我的妻子交谈，还有——不许他再对她说那些庸俗不堪的俏皮话，假惺惺地卖弄忠诚和表白那份可怜的爱情，其实，他不过是骗子手和下流胚而已。

所以，我不得不向您提出，请您停止所有这些阴谋诡计，如果您想要避免再大闹一场的话，而我当然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男爵，我很荣幸做您的十分卑贱而恭顺的仆人。

亚历山大·普希金

一九三七年元月二十六日。”

在这事发生的前两天，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曾写信给在波洛特尼扬·扎沃特的哥哥说：

“看来一切都相当的平静。新婚夫妇的生活一切如常，卡佳*不常到我们这儿来。她在姨妈家和交际场合同塔莎**见见面。至于我呢，我有时到姨妈家去，有一回甚至在那儿吃过一顿饭，不过我得坦率地对你说，我在那儿难免心里觉得

* 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昵称，她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大姐，这时已嫁给丹特士为妻。

** 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